

从姜奶奶看小说识字想到七七、七八级都老了

曹景行

莫言又出新小说了，我想姜奶奶一定会抢着细读，因为莫言写的还是她最熟悉的山东老家事情。不过，她应该不会靠着老姜莫言的小说来识字，现在她自己也成为名声在外的作家，也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莫言自五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直到今天才有新的小说面世，姜奶奶正好从莫言获奖那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后每年出版一本作品，比莫言多产得多。我问她今年打算出的那本会讲些什么，她说还是那些民间故事。这让我马上想起三四百年前同样是她山东老乡的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只是她把到乡下收集故事叫做“上货”。

姜奶奶大名姜淑梅，今年八十整，凤凰卫视的许戈辉在《名人面对面》节目中就叫她姜奶奶。姜奶奶本身就是奇人，六十岁开始识字，七十五岁开始写作，有人称她“笔下故事篇篇精彩传神，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但如果没有莫言和他的小说，也许就没有她的奇迹。早就有报道说，她就是因为看了那位山东老乡的《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蛙》和半本《红高粱》，感到“这个我也能写”，于是中国就产生了一位新作家也是老作家。

不久前，江苏卫视周六晚间节目《阅读·阅美》请来了姜奶奶和她女儿作家艾玲。录制中我问老太太最喜欢莫言哪部作品，她说是《天堂蒜薹之歌》，里面讲的事情她最熟悉。她还告诉我们，正是因为熟悉，早先她也把莫言的小说当做识字课本，边读边猜，认识了好多字。大家都说莫言是最接地气的当代中国作家，但究竟什么叫接地气，姜奶奶的例子或许正是最好的说明。她喜欢的另一位作家是河南的乔叶，因为河南的风俗很像山东，她熟悉，“细节真细”。

姜奶奶六十开始识字主要不靠别人教，除了看书猜字，还有就是看电视戏曲频道，通过屏幕上打出的唱词来认字。她还会自编快板、歌词，自己说唱，叫孩子用文字记录下来，她再将这些字都认出来。另外，走到街上看到路牌、广告、招贴等上面有不认识的字，随时问身边的孩子甚至路人。认的字多了，就可以看书；看的书多了，就有了把自己经历和知道的事情写出来的冲动。

这种学习方式 and 途径很特别，而

且是她自创的，够神奇。但人的学习能力本来就相当神奇，想想自己小时候认字看书，也不是仅靠老师课堂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也是连蒙带猜、生吞活剥，小学一年级就干掉了《水浒》，而且还是繁体直排的旧版。从姜奶奶又想到了我的祖母，在家我叫她婆婆。我们祖孙都属猪，我八岁那年她正好八十，我读小学二年级，她文盲。那时，上海里弄里面推行扫盲运动，祖母就要我教她认字。

不只我教，她同姜奶奶一样看到不识的字就问别人，还会一笔一划记在纸上，我母亲和姐姐都是她的老师。她也开始看家中的书，看我们孩子的书，这本看不懂就换另一本，喜欢看的可以看到半夜，我们睡了她还“秉烛夜读”。不知什么时候她会写信了，写给子孙。远在香港的父亲第一次收到母亲来信，真是又喜又惊，“句句中肯，十分恳切”。尤其是信中“钱不可不用，却不可乱用”的训示，让父亲的朋友都大为赞叹。

八十识字或许晚了一些，不然我祖母也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和乡下的故事写出书来。而且，她和姜奶奶都是很好的例子，说明老年人仍然有很强的学习潜能。同样在录制江苏卫视《阅读·阅美》时，见到了已经成为“网红”的志愿军老兵尹吉先。他为了告诉年轻人真实的战争，七十九岁开始学电脑打字，而且用的是汉语拼音输入法，尽管他自己仍然是浓厚的山东口音。我还知道，上海老人饶平画八十七岁那年妻子离去后开始作画，记录他们六十年的夫妻生活和感情，已出书十八册，还被外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为了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他九十岁开始学钢琴。

虽然不是每个人老了都能如此，但千万不要低估了老年人的学习和创造潜力。六十岁退休之后，好多朋友反而有更多时间去学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尤其是本来一直想做而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做的，甚至像姜奶奶那样进入人生的“第二事业期”。《阅读·阅美》节目中另一组嘉宾，四位平均年龄近九十的老爷子，就结伙闯到国际老年田径赛事中，最后“打遍天下无对手”，更破了他们那个年龄组的四乘四百米接力世界纪录。

前年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到山东枣庄采访年逾八十的退休教

师任世淦老人。他六十岁后即全力搜寻台儿庄战役史料，骑自行车行走数万公里遍访一千五百个村庄，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

今天，退休老人的各种活动主要还是自娱自乐，手机微信上也往往自成群体，结果是一起慢慢老去以至最后消失。外界很少去发掘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更谈不上去研究其中的普遍规律，为他们发挥仍然丰富的创造力和提供机会和条件。实际上，阅历、经验、知识积累以及顽强和坚持，往往正是老年人有可能再创人生辉煌的优势和资本。记得我祖母八十多岁还为全家大小做棉鞋，用家乡带来的麻搓成线再勒过蜂蜡，用平时捡拾的碎布片浆成又厚又硬的鞋底，用钻子加粗针一孔一孔地扳紧扎牢，其精细结实放在今天大概可以“申遗”……

成见和常规应该颠覆，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由幼至老从来就不会按部就班过日子。近日母校举办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暨复旦大学 77、78 级校友返校活动，颇为隆重。但如果还只是停留在歌颂恢复高考的历史意义，或者追忆那几年“史上最佳”的读书

气氛，那就过于局限了。同当年西南联大一样，那几年中国大学教育恢复期之所以不同寻常，之所以值得留恋怀念，其中一定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也就是“打破常规”状态下才可能发现的教育规律。

那时，我与同班的应届生同学年龄最多相差十二至十四岁；我们六六届是读完高中停顿了十二年重又进入课堂，比我们小六七岁的那些同学基本上没有接受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考入大学后才从 ABC 开始学英文。是不是这种出于历史无奈而造成的多元混杂，加上宽松的学校环境和密切的师生关系，反而有利于人才成长，让每个学生都有可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应该是，可惜至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如今 77、78 级的也都老了，我们这些六六届高中生已入古稀行列，当年的应届生也接近退休。无所作为的养老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结局，用当年打破常规的心态来开创尚余的未来，岂不更好？姜奶奶、我祖母和其他许多老人可以做到的，我们当然也可以。



菊花红瓶 （油画） 李铁夫



作为文学理论家，亚里士多德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撰写了《诗学》(Poetics)一书。罗念生认为,“《诗学》原名《论诗的》,意即《论诗的艺术》,应译为《论诗艺》。”它“是欧洲美学史上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献……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用科学的观点、方法来阐明美学概念,研究文艺问题的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是“指一种其原理适用于整个文学,又能说明批评过程中各种可靠类型的批评理论”。“诗学”原义为“制作的技艺”。在古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靠自己的技艺制作作品。“诗学”(poietike technē)就是“作诗的技艺”的简化。因此,从该词的本义来讲似乎更应该译为“创作法、创作学”,或者干脆译成“诗术”。

《诗学》现存二十六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据三世纪人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所说,《诗学》共两卷。第二卷已失传,该卷可能论及喜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一开头就写道:“用六音步格来模仿的诗和喜剧,以后再谈。”“用六音步格来模仿的诗”指的是史诗,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23到24章讨论了史诗,但《诗学》中却没有讨论喜剧的部分,所谓“以后再谈”终成一句空话,因此,人们认为这一部分已经失传。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及《诗学》中对笑的种类的分析,在《修辞学》第一章第16章,亚里士多德写道:“关于滑稽的事物,我已经另外在《诗学》里下了定义。”在第三卷第18章亚里士多德写道:“现在讲讥笑。讥笑在论战中似乎有一些用处……我们曾经在《诗学》里分析滑稽的种类,其中一些适宜于自由人使用,另一些则不适宜。”但是,我们从现存的《诗学》稿本中未能见到这类分析,因此,这也成了《诗学》第二卷失传的又一证据。

然而,两千多年以后,这部失传的

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

曾艳兵

《诗学》却出现在意大利著名作家、理论家埃科的小说《玫瑰之名》中,并且正是由于这部失传的著作引发了中世纪意大利梅尔克修道院一系列离奇的死亡事件。先是年轻的僧侣、绘制袖珍画的阿德尔摩的尸体在修道院楼堡东角楼的斜坡脚下被发现,随后是缮写员韦南齐奥神秘地死亡,尸体倒插在猪血缸里,接着藏书馆馆长助理贝伦加失踪,最后在浴缸里发现了希腊语学者尸体,塞韦里诺在房间里被人杀害,藏书馆馆长马拉希亚倒地毙命……修道院里举世闻名的藏书馆普通僧侣不得进入,只有馆长马拉希亚和他的助手贝伦加可以进入。这里有天主教藏书馆最丰富的图书,无数珍贵的手稿,但有极少数人能掌握里面的知识,于是,一些僧侣为了满足自己强烈的求知欲,为了得到这些珍稀的手稿,不择手段,各种神秘的死亡也就不可避免。这些僧侣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一睹为快的著作,就是那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

一位博学多闻的圣方济各教士威廉负责调查真相,他与小说的叙述者“我”,即阿德索一起秘密潜入藏书馆,他们发现了《诗学》第二卷的手抄本,威廉将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第一卷里,我们论及悲剧,谈到了悲剧在引起怜悯和恐惧的同时,怎样产生净化情感的作用。就像我们承诺过的那样,现在我们看看喜剧(也谈论讽刺诗和滑稽剧),探讨一下它怎么在引

人发笑愉悦的同时,也能使激情达到净化。那种激情是多么值得重视,这我们已经在关于心灵的那卷书里谈到了,因为——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我是有能力笑的。因此我们将会界定喜剧中的模仿行为属于哪一类,以此检验喜剧何以能引人发笑,而引人发笑的就是剧情和话语。我们将会说明剧情的可笑怎样由将最好与最坏等同的方法产生,或者相反,由迷惑人让人感到意外的方法产生;由不可能违反自然法则到违反自然法则的方法产生,由微不足道和不合逻辑的因素产生,由人物的自卑即滑稽可笑和粗俗的手势产生,由不值得称道的事物的不和谐及其选择产生。所以我们将会论述话语可笑怎么来自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事物,以及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类似的事物的双关语,来自话语的重复和游戏,来自昵称和发音的谬误,来自语言的不规范……

威廉的翻译到此为止,这也就是埃科设想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的全部内容了。随后,威廉便翻不开书页了,因为书页右上角沿边缘外侧,上页跟下页都粘在一起了,而将它们粘在一起的是剧性毒药。任何用手指翻开书页的人,都有可能立刻毙命,而用毒汁粘将书页沾粘在一起的人则是修道院双目失明的老修士赫尔豪。

赫尔豪如此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阻止修士们翻阅此书,因为他认为这本书的毒性胜过千只蝎子。亚里士多

德把“笑”的倾向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一些诙谐的字谜和意想不到的比喻,产生一种认知的价值。因为这是“哲人”所写的书,“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书,都颠覆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部分智慧。神父们谆谆教诲的是圣言力量之所在道理,而只要波伊提乌评论到哲人的话,圣言之超人的神秘,就变成人类范畴和演绎推理的拙劣模仿了……哲人的每一句话都颠覆了世界的形象,如今连圣人和教皇都以哲人的话来起誓。但他并没有到颠覆上帝形象的地步。如果这本书成为……成了公开解读的课题,那么我们就越过极限了”。赫尔豪害怕“笑”,他试图通过消灭论述笑的书来消灭笑本身。“‘笑’使愚民摆脱对魔鬼的惧怕,因为在愚人的狂欢节,连魔鬼也显得可怜和愚蠢,因为可以控制它。然而,这本书也可以教诲人,以为摆脱对魔鬼的恐惧也是一种智慧。当愚民一笑,葡萄酒在喉咙里汨汨作响时,他就感觉自己成了主人,因为‘笑’颠覆了自己与僭主之间的关系。”总之,“‘笑’能在瞬间消除愚民的恐惧心理。但是治人的法规的基点是惧怕,其实就是对上帝的惧怕。这本书可以迸发出魔王撒旦的火星,引燃焚烧整个世界的新的火灾:‘笑’被描绘成连普罗米修斯都不甚知晓的一种消除恐惧的新法术。”

最后,赫尔豪在藏书楼静候威廉和阿德索,在争斗中他夺走了阿德索手中的油灯,并把油灯扔到层层叠叠的书堆

到大同的那天晚上,天空飘着浙沥的雨点,因为行程劳顿,早早就睡了。深夜,被隆隆的雷声惊醒,起身一看,满屋是璀璨跳跃的闪电。时针指向凌晨两点。随后就是迷糊的浅睡,很少做梦的我,居然穿越到几十年前访问山西的一幕幕景象,记忆次第复活:装满煤块的大卡车四处迅跑,留下遮天蔽日的烟尘;气势宏伟的五台山香客如潮,当向导的钟道新言辞幽默;绵厚的老坛汾酒和张石山、刘淳、张发这些都能喝一两斤白酒的豪气冲天的山西汉子……清晨醒来,急不可耐给同事发微信,询问哪一年来的山西。同事翻出当年的照片,告知是1990年8月初。

整整二十七年,恍若一梦。

矿工的女儿

晋华宫煤炭地质公园,坐落在恒山之侧的山坡上。所谓公园,就是在废弃的矿井之上堆土造林,建成绿化带,可供参观和体验矿工生活的所在,这不能不说是变废为宝美化环境的奇思妙想。

到了公园接待厅,主人询问有多少人愿意下井,矿工出身已届六旬的刘庆邦大声振臂一呼:“我下!”

刘大侠这么一怂恿,大家谁也不好意思退却装怂,纷纷穿上厚帆布衣服,脚穿防滑靴,戴上安全帽和矿灯,扎了皮带和白毛巾,跟着两个身穿橘黄色衣服的引导员姑娘进入了矿井。矿内阴凉潮湿,四百米的斜坡虽有台阶,水泥覆盖,让我这个冒充的矿工走得步履蹒跚。因为是自上而下的行进,又兼好奇和匹夫之勇,下井之途还不觉得艰难。矿道两边都是乌黑煤壁,走了几千米,渐渐感到身上的穿戴沉重无比,终于落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引导员走去前面带路,留下一个高个姑娘殿后,安全帽檐下一双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唯恐被看轻,鼓足劲又朝前走去。

边走边和姑娘聊起来。“他们说以前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能下矿的?”姑娘点点头。“你父亲是矿工吗?”她突然板起脸,反问道:“怎么啦?”我故意逗她,“你父亲的父亲也是矿工吗?”她居然冒出一句:“当然!”“矿工辛苦!”我感叹道。她说是呀,以前的矿工在井底采完煤都要洗澡洗了衣服才回家,他们不愿家人知道他们在井下的艰辛。她说现在不一样了,都是机械化自动化采煤了,循环经济,矿底几乎都看不到人了。

返回地面的路上,又来到四百米的斜坡。我登攀几步要歇几分钟,汗水浸透了厚厚的衣服,浑身则像散了架一样无力。姑娘非常耐心地守候着,丝毫没有鄙夷和不屑的神情。

坐上大巴,窗外的公园门口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汽车动了,忽然我在人群里看到了那个高个姑娘,她似乎在偷偷朝我笑。姑娘已换下工作服,穿了一件白T恤和牛仔褲,牛仔褲是那种很时尚的款式,膝盖处镂空,露出温婉的肤色。

禅寺守护者

大同的悬空寺天下闻名,与过往不同,现在不用登山,有缆车可以直达山顶。我二十多年前去过悬空寺,又有些恐高,怕坐缆车,所以就不上山了。庆邦兄是大同的常客,多次参观过悬空寺,他特仗义地留下陪我。于是,热情的东道主安排我们前往永安禅寺。

永安寺初建于金代,后因战乱罹遭火焚,元代初期重建,寺内的壁画很多是元代的原创绘画。传法殿四周墙壁保存完整的水陆画面积有186.9平方米,

程永新

绘画水陆人物135组,895尊,以红黄两色交替并列。

接待我们的是寺庙管理所所长张建德,一位脸上布满皱纹的中年汉子。他推开紧闭的门,待我们甫一走进,又快速把门关闭。他说,那些宝贝壁画怕光。随着老张打开手电,殿内四周的壁画顷刻间朝我们蜂拥而来。壁画里人物众多,一个个都栩栩如生,那色彩浑厚浓烈,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墨绿和杏黄,于我这个外行看来,这种色彩既有古典的优雅,又兼具现代的通透。老张如数家珍地介绍墙上的一幅幅巨幅壁画,并告诉我们哪些是元代的原创,哪些局部是明清修补的,还有哪些部分是本世纪初进行过保护处理的。

参观完毕,老张邀请我们去他简陋的办公室小坐。他拿出两本印刷精美的彩印永安寺壁画画册,盖上一个大印,刻有“北岳恒山永安禅寺之印”的字样,签了名送给庆邦兄和我。陪同我们参观的浑源县宣传部长是一位贤淑的女性,她介绍说这本精美的画册是老张自己掏钱出版的,印了五百本,专门送给光临永安禅寺的客人。老张1982年进入文物部门,2009年开始一头扎进永安寺,从此常年研究这里的壁画瑰宝。

老张谦逊地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就是因为太喜欢这座历史悠久的禅寺,才能做到不离不弃。庆邦老师说这么重要的文物,政府应该加大资助和投入呀。要在其他省份,这样的禅寺就是宝地,会重点保护的。女郎长笑呵呵地说的是的,我们山西的文物太多了,政府的资助每年都在增加,但还是不够用啊。女郎长这么说的时侯,神情有些自责,但更隐含着一种骄傲。

导游拜师

因为来的是作家团,东道主特意请来了一位学识丰厚、已过退休年龄的导游朱孟麟先生。朱先生是浙江宁波人,可他一口一个“我们大同”,俨然是大同的代言人。讲历史讲故事讲文物,朱先生娓娓道来,博通古今,讲得异常生动和吸引人,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做到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位叫马艾的中年人,是旅游学校的教师,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在明长城抑或是华严寺,他总能以他对历史的理解讲出独特的感受。

云冈石窟是山西的名片,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坐着扬着尘烟的汽车,一溜烟就抵达大佛的脚下。于今进口处重修了灵岩寺,旁边横亘着云冈博物馆,皆是深褐色实木和白墙的大屋檐建筑,长长的甬道绿树成荫,两旁矗立着古朴庄重的石刻雕像。

讲解员是一位年轻姑娘,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带着迷人的微笑,她说世界上最美的微笑就藏在云冈的大佛里,可我们分明觉得也藏在她的讲解里。千年历史,华夏风云,在她惟妙惟肖的演绎中,都化作了悦耳的春风和甘甜的泉水。

不知不觉来到出口处,我对朱导说:“这个讲解员也许是云冈最优秀的,她应该成为您的学生。”不料朱先生转过身来,一脸惊讶瞪大眼睛说:“她就是我的学生呀!她得过大同导游比赛的冠军哩。”

这时候,马艾突然从远处走过来,大声说:“今天当着各位老师的面,我要举行拜师仪式,我要拜朱孟麟先生为师!”见马艾拉开架势要叩首的样子,朱先生连连摆手,说:“别别别,我收你为徒还不行吗?”

大同的古城墙十分壮观,它复制了明朝大将徐达所修城墙的原貌。入夜,绵延的城廓挂满灯笼,天上人间,万里星河。城墙是新修的,可几百年后,它又是一道接续历史的风景古迹。重建气派非凡的古城墙,巍然竖起大同这座城市的骨架,重塑历史名城之魂魄。

距上次访问已二十多载,大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世界的变化是不容易的,但更不容易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大同人自信自豪,他们深爱着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精神世界带有二次元的虚拟和梦幻,又具备三次元的坚实和可靠。